

*I need you around
for everyday to start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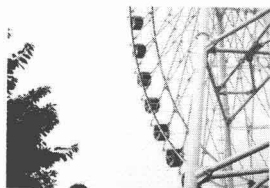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情不一定是温暖的。
有些爱，可以让人绝望，让人冷若寒冰……
却依旧欲罢不能！

莞尔 流年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莞尔 流年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莞尔流年 / 隔轩听雨著. ——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385-4480-0

I. ①莞… II. ①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7440号

莞尔流年

作 者: 隔轩听雨

责任编辑: 井 杨

特约监制: 吉 吉 陈禹舟

特约编辑: 肖 瑶 蓝珍惠

封面设计: 张 雪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30×1200mm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480-0

定 价: 23.80元

Chapter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/ 001

最初的时候，每每想起，眼泪都会抑制不住地涌出眼眶。到如今，她已快要百毒不侵，除了心痛，似乎不剩什么别的后遗症了。

Chapter 2 雨一直下 / 025

仲流年的吻，六年不见，仿佛换了天地。可是姜莞尔的身体，仿佛回到了故乡一般，突然就涌上一股眷恋。

Chapter 3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/ 054

她突然心里更疼，比他说不再爱她了还要疼。于是很想向他伸出手，说：流年，你来吧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可是下一刻，仲流年突然冷笑起来。笑声里有一丝疯狂，有一点绝望……

Chapter 4 牵手 / 078

他不说明的骄傲，是她爱的一部分。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，不去打扰不去触及。可为什么南昕就可以？为什么她给，他就这么坦然地接受？是自己一开始就把爱情看得太过清高，还是时间把他的骄傲挫败成了现实？

Contents 目录

Chapter 5 约定 / 102

支票轻轻薄薄的，从他的手里落进她的手里。什么东西一下子碎了。他感觉到，她也感觉到，却是谁都无法挽回。

Chapter 6 爱的期限 / 134

可是流年早已在心里认定了，将来喜宴的时候，他接过的一定会是她的手。若是这一双手，他注定牵不着了，换一双，他真的能握得住吗？

Chapter 7 勇气 / 161

她就一言不发地望着他，隔着车玻璃，仍然可以感觉到他身上深入骨髓的疲惫。雪渐下的大了，贴在脸上，一瞬便化成了水。一时间她有种错觉，那是她的眼泪，一颗凉过一颗，一直凉进心底。

Chapter 8 认真的雪 / 184

“对，你说得对……可是……”仲流年一把放开，几乎是将她推出去。他眼睁睁看着姜莞尔跌坐在雪里，表情几近残忍。他伸出手指头来朝远处一指，不知是指着哪里，心里头大概想走得越远越好。

Chapter 9 再一次拥有 / 217

“这就是你所谓不顾一切的爱？”姜莞尔捧出一个笑容来，“你对他的爱，就只到利用他的困境，来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？”

Chapter 10 爱情密码 / 235

原来兜兜转转，你给我还，这便是生活的真谛。他和她的命，原本丝毫不相干系，开头结尾都应当是不同的。但无意间纠缠到一起，竟然就惊人的类似起来。

番外篇 一个人的爱情——南昕 / 264

曾经我对一个男人信誓旦旦地说，若是我能活六十年，那么我愿意花一半的时间走进你心里。事实是我只用了生命的不到十分之一，然后放弃，然后选择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走入婚姻……



Chapter 1 最熟悉的陌生人

六年了，每到夜深的时候，姜莞尔还会做同一个梦。

梦里，仲流年一身病号服，躺在洒满阳光的病榻上，温和却虚弱地微笑着，眉毛弯成令她心动的弧度。然后他伸出指节修长的右手，冰凉的手背在她的脸颊拂过。

他说：“莞尔，别哭，我又不会死。”

他又说：“莞尔，你太完美了，我要不起。”

“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心中所有角落……”梁静茹温暖哀伤的歌声响起。姜莞尔伸出手狠狠地拍死了手机，呻吟着裹在被子里，恋恋不舍地打了几个滚，终于睡眼蒙眬地坐起了身。

脑袋中还回放着那个梦里的场景。

最初的时候，每每想起，眼泪都会抑制不住地涌出眼眶。到如今，她已快要百毒不侵，除了心痛，似乎不剩什么别的后遗症了。

甩甩脑袋，毅然决然从回忆中穿越到现实。她以最快的速度洗脸刷牙，啃掉几片干巴巴的吐司，便提着包奔出了门。

公交车上果不其然没了座位，姜莞尔摇摇晃晃地站在窗边。汽车一个刹闸，她差点平移出一米去。座位上一个年轻男人略有不满

地瞥她一眼，蓦地张大了嘴巴。下一秒，男人结结巴巴道：

“小……小姐……你坐这吧。”

姜莞尔以为男人是要下车，也没多想，说了句“谢谢”便坐下了。旁边几个人投来奇怪的目光，却都停在了女子的脸上。男人眼里带着火花，女人眼里带着老醋。

然而众人焦点的姜莞尔，此时正望着车窗外发呆。车窗上映出一张睡意未消，却出奇精致的脸。二十五岁的莞尔，似乎并没有比十九岁时的她成熟更多，仍旧是瓜子小脸，白净脸庞，眼神清澈而慵懒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些年她所经历的，也许比四十岁的人也少不了多少。

回来得匆忙，还没来得及重识这阔别六年的城市。没有保持联系的同学，没有不能割舍的血亲。但她还是决定回来，当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

也许因为，这里是他和她，唯一剩下的牵绊。

思绪又开始不受管束地穿梭，她强迫自己推开那些过往。汽车报站：南枫国际到了，南枫国际到了，请乘客们……

姜莞尔猛地站起身来，细瘦的身子使劲向后门挤去。

面试的部门在二楼。姜莞尔找到地方的时候，队伍已然逶迤排到了楼梯口。她刚刚踏出电梯门，便径直跟在了队尾。

放眼望去，这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足有二百来人。二百来人抢三四个职位，从比例上来说倒还可以接受。姜莞尔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玻璃门理了理头发。

排在她前面的瘦高女孩感到身后排了人，很兴奋地回身“Hello”了一声。但看到姜莞尔以后，手僵在半空。

姜莞尔奇怪地向后看去，发现空无一物。待她再回过脸来，女孩已换上了一副花痴表情，双颊微红道：“你好，我叫刘芝言。”

六只眼？姜莞尔被这名字小小惊悚了一下，但还是镇定地微笑，招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你好，我叫姜莞尔。”

后来两人成了朋友，姜莞尔才知道，刘芝言患有严重的俊男美女免疫力丧失症。她第一眼看到姜莞尔，心中便闪过一个念头：我要发病了。

“莞尔，你简直是造福人类啊。”刘芝言有一次开玩笑道，“自从看你看习惯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满大街走的，都是衣冠楚楚的如花。”

刘芝言很爱说。在两人稍微熟稔些后，她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姜莞尔灌输南枫的八卦。

“莞尔你知道吗，我们这个区域的经理，据说是一位超级帅，超级有钱，超级能干的钻石王老五。他留学美国三年，拿下了法律经济双硕士学位。当初被公司挖来的时候，一步便坐到了营销经理的位置，然后又用了不到一年，就……”

刘芝言说起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，如同说到自己儿子一般，充满了慈爱与热情。姜莞尔无奈地笑着，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。

法律和经济嘛。

姜莞尔的思绪飘浮到七年前……

大二第一天的那个清晨。周围的女生都在“嗡嗡”议论，说是有个法律系的男生，用两年修完了所有专业课程，如今转到经济系来。

姜莞尔睡眼蒙眬地从胳膊里抬起头，看到讲台上站了个瘦高的身影。阳光照得他皮肤透明，闪耀着不很真实的银色。

她从没见过那么清秀好看的男生，像是把所有最漂亮的五官，都组在了一张脸上。

完美无缺。她在心里喃喃地说。

男生微微一笑，声音清亮：“大家好，我叫仲流年，是从法律系大三转系来的。”

“帅哥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学法律，跑到我们经济系来？难道是因为……看上了我们系的校花不成？”前排一个男生起哄道。

姜莞尔感到许多目光纷纷向自己投来，不禁有些羞红了脸。

台上的男生愣了愣，目光也向她这边扫了一下。但很快，仲流年又收回了视线，表情认真地说：“不啊，我只是想多学些东西罢了。”

莫名的，姜莞尔心底有一丝失望……

“莞尔，莞尔！”刘芝言兴奋地眨着大眼，拉住姜莞尔道，“我听前面的人说，那个区域经理今天过来视察，有可能会去旁观面试！”

“啊？哪个？”姜莞尔有些失神，木讷地问。

“哎呀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钻石王老五啊！”

“哦，哦。”女生忙点点头，实则还是一片茫然。

队伍在迅速地向前挪动，不知不觉间，已轮到了刘芝言。她进去前，俏皮地朝姜莞尔挤了挤眼睛。莞尔失笑，不禁有些羡慕起她的活泼。

五六分钟过去，刘芝言一脸自信地走出了面试房间。她拍拍莞尔的肩膀，用很肯定的语气道：“加油啊大美女，等着跟你做同事了！”

莞尔深吸一口气，踏入屋中。

面试官一男一女。那男人漫不经心地从一堆表格简历里抬起头，眼神愣愣地定格在姜莞尔身上；而那个女考官轻“咳”一声，推了推金丝框眼镜，镜面闪过一道银光。

由于男面试官在发呆，于是女面试官先发问：

“姜小姐，你的简历上说，近几年你都在法国从事营销工作。请问，你的具体职业是什么呢？”

犹疑了一下，莞尔决定实话实说：“酒店招待，比萨快递，鲜花快递，送牛奶，送报纸，超时值班……”

女人脸上闪过一丝冷笑。旁边的男考官温和地说：“实战经验倒是很丰富嘛。不过……短短几年时间，你怎么会换了这么多工作？”

哪里是换？明明就是同时兼职几份。早晨送报纸牛奶，晚上做招待，白天送快递，半夜值班……但她沉吟了一下，微笑道：“我是想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男考官忙微笑着点头。女考官嗓子又不舒服，连着咳嗽好几声，接着问：

“怎么你去法国上了一年本科，没有继续读硕士？”

没钱！姜莞尔在心中干脆地回道，口中却答：“哦……我想快点积累工作经验。”

去打工积累经验，姜莞尔，你真想得出来！她心中懊恼，知道这次面试定要泡汤。低下头，双手紧紧绞着，这是她心慌时惯有的动作。

门突然被推开，走进了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。

最前面的那个似乎还很年轻，挺拔的个头，矫健的步子，浑身上下散发不可一世的自信。

“仲经理。”两个面试官忙站起来打招呼。

“嗯。”被称为仲经理的年轻男人应道，在屋子一侧的长沙发上坐下。随行的人也一并坐了。有人把茶水递在他手里，他点头接过。

姜莞尔突然感到一股没来由的窒息，仿佛有人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，让她成了一条搁浅的鱼。

那走路的姿态，那应声的语调，那俊逸的身形……

她不敢抬头，双手绞得通红。

男人终于把目光投向屋子中间的莞尔，只一瞥，手中的茶杯便落在了地上。青瓷摔得粉碎，发出哗啦一声脆响。

周围的人一惊，有反应快的忙亟亟问道：“仲经理，没烫到吧？仲经理？”

男人从沙发上缓缓站起了身，以一种不敢相信，却又痛苦不已的语调道：

“姜莞尔。”

局促的莞尔终于被判死刑。她脸色苍白地抬起头，露出个虚弱的微笑，低声回了句：

“流年，好久不见。”

关于这个名字，还是七年前的记忆……

那天晚间自习的时候，教室里稀稀疏疏坐了几个人。姜莞尔前头坐着同寝的两个女生。两人学得无聊，讨论起班上的雄性，于是回头听取她的高见。

“莞尔你说，要是让你在班里的男生中，选一个做男朋友的话，你选谁？”女生回过头来，对姜莞尔悄声问道。

“哎哟，我看就咱班那些歪瓜裂枣啊，哪个莞尔也看不上。”另一个女生瞥了旁边人一眼，但还是仰着脸等姜莞尔回答。

姜莞尔看看窗边的仲流年，他已然一动不动地学了一个晚上。耳中插着耳机，似乎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。

“我……”姜莞尔欲言又止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出食指来，向男生指了指，“我选他。”

两个女生顺着她的指尖望去，看到仲流年后，又张着嘴巴转回了头：“他……是长得很帅啦，但是听说他是个孤儿……连学费都是拿的助学金哎。跟这种人谈恋爱，会很闷的。”

“对啊对啊，”另一个女生小声附和，“莞尔你长这么漂亮，家里又超有钱，应该找个又帅又多金的才行。”

莞尔没有回答，仍是偏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仲流年。

当初他刚刚转系来的时候，全院女生都炸开了锅。一时间，关于仲流年的消息漫天飞舞。后来，当她们发现，原来这位王子，并不是偶像剧中多金的豪富，而是贫寒的布衣时。她们对他追逐的热情，就逐渐退化成了冷淡的围观。

这毕竟是个现实的年代，中看不中用的东西，人们懒于去拥有。

仿佛注意到了莞尔小心的注视，仲流年从书本中抬起头来，正对上那道清丽的目光。姜莞尔感觉自己两颊烧红，干巴巴地扯出个微笑来，两手不自然地绞在一起。

男生整洁的眉梢微微挑动，终于没有做任何表情，又低下了头……

从记忆里面回过神来……

姜莞尔几乎肯定自己会被刷掉。且不说那两个面试官，一个讥讽一个无奈的表情；就说她自己夺门而出落荒而逃的精彩表演吧，人家也绝不会想再见到她。

脑中不禁又浮现出多年未见的仲流年。他比大学的时候，仿佛又长开了些，那时清瘦单薄的臂弯，如今已显现出成熟男人的健壮。脸上多了一些棱角，从眼眶到鼻梁，都勾勒着恰到好处的弧度。

还是那么好看。流年。

没变的是他走路的姿态：下颌微微低着，似乎总是在沉思；胳膊摆动的幅度很小，步子却会迈得很大。

他总是安静低调，却又透露着满满的自信。

心中微微扯动，为那时他眼中的恨意和伤痛。

他仍然在意她带给他的伤吗？还是她在他心中，除了那些恶毒的话，其余的美好都荡然无存？

对着镜子，拿冷水扑在脸上。姜莞尔苦苦地笑了，久违的眼泪似是要涌上来，被她抬起头憋了回去。

手机却在此时响起。莞尔忙奔出卫生间，抓过接了。

那一端传来一个冷冷的女声：“姜莞尔小姐，恭喜你，你被南枫国际录取了。明早八点，请准时来营销部报到。”分明是那个女面试官！

什么？心中一沉，莞尔正想开口问明原委，那边却只剩了“嘟嘟”的忙音。

她失神地挂了手机，一时不知是悲是喜。

能去南枫国际上班，对她来说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她需要赚钱，很需要。若是再找不到工作，她恐怕连这一室的房子也租不起了。能找到南枫这样的工作，不仅钱的问题解决了，未来还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。

但是……他也在那里。

叩问心门，她真的可以坦然面对他的存在吗？

长叹了一口气，事到如今，她也只能尝试。毕竟再艰难的处境她也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姜莞尔不能面对呢？

何况流年是区域经理，他们见面的机会，应该不会很多吧。

想到这里，心底又难免有一丝失落。

第二天起了大早。姜莞尔难得对着镜子比画一番，确定着装发型都不会有碍市容了，才满意地出了门。

像莞尔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平时连基本的裸妆都不化，的确有够火星了。

其实也不是有意追求素面朝天，不同凡响。只是似乎从懂事起，她便不是个喜欢过分修饰的人。

中学时期的姜莞尔，略有些胖，头发被剪短了，贴在圆圆的脸庞上。那时的她，算不上惊艳，只有孩子气的单纯。

然而经过一场高考，姜莞尔的体重直降。周围的朋友亲属们才蓦然发现，原来从前那个白净稚气的小娃儿，会出落得如此秀美动人。

尽管莞尔所在的大学，男女比例基本持平，但她出众的外表和清纯的气质，还是很快吸引到了一堆追求者。在莞尔拒绝了一封又一封求爱的信件后，室友们夜谈时长吁短叹，猜测姜大美女最终会栽在什么样的人手上。

后来她们发现，原来那个人就是穷得叮当响的仲流年。

而且，姜莞尔一栽便是六年。

由于出门很早，路上交通也不太堵。因而，当姜莞尔踏入南枫国际大厦的时候，楼里还很清静。

凭着面试时的记忆，她轻易地在偌大的大厅中锁定了电梯的位置。站到按钮前，却有些为难。左手提包，右手捧着啃了一半的蛋饼，竟不知道如何去点选楼层。

正犹豫间，背后响起一阵清亮的皮鞋声，由远及近。脚步声的主人似是要经过她了，但最后却在莞尔旁边停了下来。

“要去几层？”问话里没有语调起伏，如同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十！”带着感激，姜莞尔脆生生地回答。语音刚落，突然意识到了来人的身份，心中猝然一紧，手里的早饭差点落在地上。

想逃是来不及了，背后的仲流年已先她进了电梯。男人略微上吊的丹凤眼，带着一种清冷的神色。他毫无表情地看着姜莞尔，开口问：“你进不进来？”

还在发愣的莞尔兀地回过神来，心中犹疑了一下，终于轻点了头，踏入电梯，与他错身站着。

电梯门缓缓闭了，空间倏地变狭小。梯壁上青灰的颜色，如同不断收缩着压力般，让莞尔感到窒息。

多少年了，幻想着有一天与他相逢。两人可以这样近近地靠着，她向他哭诉这些年来苦，他用手轻拂她的脸颊，安慰说：

“小傻瓜，哭什么。不是还有我吗。”

可是如今，梦里的场景成了现实。她却觉得身旁站的只是一块冰，一个最陌生的人。她在他的眼里再没有寻着宠溺与怜惜，只看见疏离和冷漠。

心中渗出一丝疼痛，却被哗啦一声巨响惊醒，低头看去，原来失神间，竟把包丢在了地上，纸笔之类的东西撒了一地。

她忙弯腰去捡，手忙脚乱的，差点被笔尖划伤掌心。他的身子动了动，似是要俯身帮她，但半路又变了主意。

这时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正是十层。仲流年微皱了眉头，终于还是抛下那个忙乱的身影，径自走了出去。步下没有丝毫犹豫，如同急着摆脱什么不愉快的东西般，逃得彻底。

还在捡拾的莞尔听到电梯门缓缓合上的声音，机器与心脏一同向下运行着，越沉越低。她拿起地上最后一支圆珠笔，笔头已然摔漏了油，紫黑色的油墨登时染上了指尖。

“还是坏了啊。”她低声呢喃道，眼泪终于滑落下来。

整理了心情，再次回到十层。

姜莞尔一直低低地垂着头走路，生怕会再遇上仲流年。她很专心地盯着自己脚尖，走得小心翼翼。

莞尔在踏入营销部办公室的那一霎，心上总算轻快了一些。

忙不迭地先跑去部门主管那里报到。一踏进门，姜莞尔就吃了一惊：这不是那个眼镜擦得特别亮的扑克脸面试女吗？

心中一凉，可以想见，她未来的日子并不会好过。姜莞尔心中念了句“阿弥陀佛”，脸垂得更低，硬着头皮走上前去。

“你好，我是姜莞尔。今天第一次报到。”莞尔怯生生地开口道。眼镜女没有抬头，从镜框上方瞥了她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

姜莞尔不懂这位大姐是什么意思，既不敢离开，又不好再问，只能原地站着，默默看她翻阅销售表格。

过了有十多分钟，眼镜女终于从繁忙的工作中得了空隙，仰起脸来，做出一副刚刚看见莞尔的表情，语气冷硬而理所当然：“你来了。”

姜莞尔忙点点头。

眼镜女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手托了托镜架，不以为然道：“姜小姐，我不管你是靠什么样的关系进了南枫。如今既然分到我手下工作，就希望你摆正新人的姿态，做好分内工作。也算对得起公司每月打到你工资卡上的数字。”

关系？她姜莞尔是连父母都没有的人，哪里还有什么关系？

被主管的话弄得云里雾里，姜莞尔也只得一知半解地点点头。眼镜女撇撇嘴，继续开口道：“我姓王，你称我王主管便好。你今天刚来，先去整理下上个月的报表，熟悉熟悉公司的营销情况吧。”

被她看得浑身不舒服，姜莞尔领了工作，便抓紧逃出了主管办公室。

莞尔长舒一口气，早晨偶遇造成的震动也缓解不少。算是以毒攻毒了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看报表看得头昏眼花。莞尔抬起头，伸个懒

腰。身边的同事陆陆续续都去吃午饭了，她揉揉饿瘪的肚子，也起身融入人流。

随便打了两样菜坐下，刘芝言便兴冲冲地坐到了姜莞尔对面。莞尔招呼都没来得及打，手就被她一把抓住。

“太棒了莞尔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简直像做梦一样啊！哦……我分在设计部，你呢？”

被她的热情感染，姜莞尔本日首度展露了笑容，开心地回道：“我在营销部。”

两个女生唧唧喳喳地分享起第一天的工作经历。当然与其说是分享，不如说是刘芝言说，姜莞尔附和。刘芝言滔滔不绝的，把设计部从老到少从男到女，无一例外地评述了一遍。倒好像她已经在那里待了一年，而不是一个上午。

“对了莞尔，我们部有个帅哥跟你是校友，叫董言。你认识不？”

姜莞尔茫然地摇摇头：“可能是师兄吧，我不知道。”

刘芝言一脸“我就知道”的表情，又神秘秘地说：“可是人家帅哥认识你。莞尔你不愧是大美女啊，名扬全校哎！”

这下姜莞尔更加莫名其妙，仔细回想，的确记不起认识过董姓的师兄，索性作罢，低头卖力啃饭。

刘芝言的话头很快由过去式转向了展望式，在大胆预测了与邻桌小男生的恋爱前景后，她突然十分兴奋地道：

“对了莞尔，忘记告诉你。今晚有个迎新联谊会，地点据说设在隔壁的五星级酒店，大家都要去耶。我好期待呀，哎哎！”一边说着，眼中闪现出漫画式的星光光芒。

“迎新联谊？”原来公司里也搞这个。她姜莞尔还以为，联谊这种东西只有大学才有，没想到成人依旧吃这一套。

“可不可以不去？”仿佛触动了什么心事，姜莞尔眼神有些失焦，默然地问道。

联谊嘛……

她至今还记得，当年班级联谊上，那一曲《有一点动心》。